



绝望的主妇

整形复仇记

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-Devil [英] 菲·维尔登 (Fay Weldon) 著
林静华 译



绝望的主妇 整形复仇记

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-Devil [英] 菲·维尔登 (Fay Weldon) 著
林静华 译

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-DEVIL by FAY WELDON

Copyright:© 1983 BY FAY WELD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PEL & LAND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译文由大块文化出版公司(台湾)授权使用

2010 渝字第(218)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望的主妇 / (英)维尔登(Weldon, E.)著; 林静华译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12

书名原文: 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-Devil

ISBN 978-7-229-03169-5

I. ①绝… II. ①维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7604 号

绝望的主妇

Juewang de Zhufu

[英]非·维尔登 著

林静华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执行策划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刘学琴

特约编辑: 胡世勋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中青印刷厂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58千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推荐序 1

爱、欲、恨的另一种精彩

《绝望的主妇》，不只是一个复仇故事，也是一个多面的爱情故事。

女人天生会恋爱，也会复仇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只要是人，都是复仇的动物。复仇有很多种，潇洒地扬长而去，离开心更宽，是一种；拉着对方往下沉沦，是一种；用尽心机，绝地反攻，吸取对方的求饶声，化为自我修补的药剂，也是一种，《绝望的主妇》则属这种。

女主角露丝的婚姻因第三者介入而破碎，从放火烧房子那一刻起，她便开始了背水一战——对于一个人妻人母而言，有什么比无家可归更可怕？之后，她布下天罗地网开始复仇计划。或许，她的方法，不及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虐杀的大场面刺激，但是一口气看完后，存留的情绪震动，足以让其他案例都靠边站。因为，除了复仇外，书上还细致地描写女人对“爱、

欲、恨”的细腻挣扎，读者不仅随之挖掘主角的多种侧面，也同时挖掘了自己。

复仇不难，难的是“不爱”。复仇了，然后呢？我们真的开心吗？真的被抚慰了吗？真的知道痛苦的原因吗？女主角露丝在复仇过程中，屡屡自省着这些问题，她让复仇成为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。爱情离开时，难过的不只是“离别”本身，更是长久深锁内心、最介意的感受，被情人一刀刀血淋淋地割割；更难堪的是这些极有可能是当初情人爱上我们的原因——曾经说“这些我都不在乎”的人，曾经怜惜、体谅，还有一丝天涯知己的互慰，如今一一瓦解。自信，在男人离开的那一刻开始崩解，不管你有多强。

魔女不是一天养成的，复仇露丝也不是一天炼成的，她也挣扎、怀疑过，对过去那么深情的自己，屡屡放不下。到最后，复仇的对象已经不是那个负心汉，而是昨日一往情深的自我。她最后领悟到，唯有毁灭自己，才有可能重生，如同书中，从一把火开始。而大多数的女人，在这一关，就溃败了！能像露丝那样，正视自己的恐惧，亲手掐取自己脆弱心脏的女人，少之又少。

《绝望的主妇》另一个主角玛丽·费雪，是美好的化身，有人疼爱奉承，而不够完美的可怜人妻露丝，只好去整形。与其再次让爱侵蚀，不如自己动手击碎，重塑更靓丽更强大的自我。这就是整形的迷思，却也是贯穿本书的神奇的力量：透过外在的改变，进行内在演化，多么华贵的自虐！巧妙的是，当肉体感应到灵魂的焦躁不安，顿悟生命的脆弱与无奈后，新的肉体将带着我

们去重新迎接世界，这是科技无法解释的魔幻，仿佛绝地逢生，一如爱，一如性，需要不时扰动它，才能爆出新的力量！

性与爱，永远是婚外情的两大主轴。女人和男人最大的不同，是女人对性与爱的永恒不满足。女人迷失于“性”时，很多事情反转了：第三者玛丽·费雪成了人夫鲍伯的性奴隶后，第三者的娇贵光环逐渐褪去，为了夜夜云雨，她必须接纳两个小孩，扮演最厌恶的“人母”角色；而当女人自主于“性”时，很多事情也会反转：露丝在婚姻濒临崩溃时，暗地找人偷欢，爱欲让她充满力量，之后也与女人燕好，身体的钳制一关一关地解除掉，性爱悠游自在。她终于领悟：爱情、金钱、权势来来去去，只有“身体”才是自己的，情欲没有绑住她，反而温柔地释放她，帮她找回自信与自由。

身为女人，我们不用学习“去爱”，但却常常学不会“不爱”，一辈子都在爱欲的云里雾里穿梭着。性与爱，是两座流满蜜糖的丝绒监狱，困得人迷惘荡漾。而《绝望的主妇》告诉女人：相信爱、欲、恨，更相信自己，爱有很多种，爱的反面，不是“恨”，而是“不爱”；苦痛、绝望、憎恶，是“爱”，也可能是“不爱”——或者，才是真正精彩的爱！

（鸟来伯，台湾《苹果月报》《ELLE》《Esquire》杂志专栏作家）

推荐序 2

一本颠覆的疗愈小说

只要人类没有灭亡绝种，外遇问题就不会有终止的一天。

世界上每个人都可能跟外遇沾到边，或主角或配角，或主动或被动，或亲身经历或袖手旁观，不是没情人就不会发生，也不是不承诺爱情就不会身陷其中，它常常在一边慢慢酝酿，然后在另一边突然猛烈爆发。大家都害怕外遇这恐怖的洪水猛兽，令人担忧的是：每个人一生都可能遇上一次。

这太可怕了吧！是的，因为每个人心动的频率超乎想象。

你所处的世界有两万个人符合你一见钟情的条件，这两万个人中有三千人拥有百分之三十的机会与你相遇，他们可能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市区、上同一间学校、搭同一个车、走同一条街、待同一间店……很可能你因为过度专注没留意，也或许你刻意让自己不要引起注意，如果你愿意又有时间，意思是说你愿意打扮、答应约会并在约会过程中适度表现自己、讨好对方，那么这辈子

你将有机会与至少五十个以上的人谈恋爱。总括来说，这辈子你心动的频率是每天至少发生一至二次，前提是，只要你足够留意身边的人、事、物，没被太专注的事件绑住，包括工作、情绪或感情。

一个对什么事都不专注，对任何情绪和对象都不在乎的人，他谈恋爱的概率就更嚣张、更频繁，如果再加上一点冲动或抛弃一些羞耻心，他很快就能拥有无法计算的重叠恋爱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外遇事件像细菌一样不停繁殖，四处传染，因为它比免洗餐具还方便。

诱惑无所不在，外遇创伤就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，不管怎么预防、怎么谨慎，不管把自己的条件提升到多美好，都很可能难逃睡美人的纺锤诅咒。《绝望的主妇》就是露丝勇敢对抗外遇病毒的故事，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打造一切不可能，是本很颠覆的疗愈系小说。虽然这本疗愈系小说并不会治愈外遇带来的毁灭性创伤，但至少可以短暂舒缓创伤的疼痛，带来一些快意。那快意并非来自报复的快感，而是看见一个女人的巨大蜕变，还有那宛如肾上腺素被刺激般的强烈决心和勇气，原来，够强烈的爱与恨都可以成就一段神话。

这本小说强烈冲击着理想与现实，尤其在爱情的国度里。

爱情里似乎有个很特别的游戏规则在打压好人、保护坏人。感情里一旦面对好人与坏人的抉择，好人一定是最先被淘汰的牺牲品，因为他们没有侵略性，没有企图心，他们好配合又好商

量，即使伤害他们也不会出现毁灭你的动机，因为好人不会轻易破坏好人的信条，只有好人才会被理智绑手绑脚；相反的是，坏人的好运竟来得这么容易，他们随心所欲，也无所顾忌，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及时行乐，身上的行头就是他们的户头，因为没有道德束缚所以看起来特别自由，那种毫不在乎的随性，吸引人想跟进。

矛盾的是，每个人的“理智和应该”都想当个好人、都想支持好人，但残酷的“现实和想要”却让自己成为一个坏人、被坏人牵着鼻子走。

为什么当一个人倾其所有，牺牲享乐，把一切都奉献给另一个人后，那人反而想寻觅另一个缺口？为什么明知道那个缺口是一个危险的洞，却还是有一堆人不可自拔地往下跳？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，所以故事才精彩。

一旦走错了路，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幸福。上帝让人拥有爱情应该不是单纯拿来享受这么简单，爱是人生的教材，在爱里学习施与受，学习忠诚，学习原谅，学习幽默，学习创造，抗拒诱惑，抗拒邪恶……这是一段很漫长也相当不容易的修行……

（贵妇奈奈，台湾著名心理咨询师，专栏作家）

1

玛丽·费雪住在海边的一座高塔，她写许多有关爱的本质的书，但她说的都是谎言。

玛丽·费雪四十三岁，喜欢爱的感觉，她的身边总是有爱慕她的男人随侍，他们有时爱她到不能自拔。她偶尔也会以爱回报他们，但我想绝不会到无法自拔的程度。她是个罗曼史小说作家，她不但对自己说谎，也对全世界说谎。

玛丽·费雪有七十五万四千三百美元的存款在塞浦路斯一家银行里，那里的税法比较宽松。这笔存款相当于五十万二千八百六十七英镑，也相当于一百九十三万一千零九德国马克，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七瑞士法郎，一亿八千五百零五万五千零五十日元，依此类推。女人的命就是如此，放诸四海皆准，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都一样——那些已经拥有一切的，譬如玛丽·费雪，还会继续得到；而那些一无所有的，譬如我，甚至还会被

强取豪夺。

玛丽·费雪的钱都是她自己赚的。她的第一任丈夫乔纳告诉她资本主义是败德的，她顺从地相信了他，否则的话她现在就会有不少实质的有价证券投资。也因此，她拥有四幢房屋，这些房产累积了不少财富——视房地产市场的行情而定——总值约在五十万至一百万美元之间。房地产，当然是要有人买，或你舍得卖，才有它的财务价值，否则一幢房屋就只是一个栖身的处所，或那些和你有关系的人所居住的地方。福气够的话，房地产能带给人祥和的心灵；如果没这个福气，它只会带给人恼怒与不满。我祝愿玛丽·费雪在房地产上没这个福气。

玛丽·费雪娇小美丽，体态优雅，很容易昏倒，动不动就掉眼泪，喜欢和男人睡觉，却又爱假装不喜欢。

我的丈夫爱玛丽·费雪，他是她的会计师。

我爱我的丈夫，所以我恨玛丽·费雪。

2

此刻，外面的世界扰攘不安：海潮冲击着玛丽·费雪居住的高塔底下的悬崖，潮起潮落；在澳洲，高大的橡胶树为它们的树皮剥落而哭泣；在加尔各答，数不尽的人力能量被点燃、燃烧，而后熄灭；在加州，冲浪者的灵魂与泡沫结合，在浪头的推送下进入永恒；在全世界各大城市，成群的异议分子凝聚他们的不满，将改革的种子植根在我们居住的这块黑色温床的土地上。而我却被钉在这里，深陷在我的躯体内不能动弹，怨恨着玛丽·费雪。我只能这么做，一心执著在怨恨中，怨恨改变了我，成为我的唯一属性。这是我最近发现的。

怨恨总比哀伤好。我高声赞美怨恨，以及它的所有能量。我高声赞美爱的死亡。

如果你从玛丽·费雪的高塔往陆地走，经过陡峭的砾石车道（园丁的周薪是一百一十美元，以任何货币来换算都算低），穿过

迎风的、病虫害严重的白杨大道（也许这就是报应），离开她的产业，进入主要公路，穿过起伏的丘陵，下山经过一大片麦田，再继续往前走约一百公里左右，你就会来到我住的郊区和我的家：那里有个小小的绿色花园，是我和鲍伯的子女玩耍的地方。在它的东、北、西、南方共有一千多幢外观相似的房屋，我们的房子就在其中，在一处叫“伊甸园”的小区正中央。那里是市郊的住宅区，不是小镇也不是乡村，介于两者之间，绿荫扶疏、枝叶繁茂，有人还说它很美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它比孟买市区的街上更适合居住。

我知道我住在这个没有中心的郊区的中心地带，因为我花了许多时间察看地图，我必须知道我的不幸的详细地理数据。我的家与玛丽·费雪的高塔相距一百八十公里，或六十七英里。

从我家到车站的距离是一百二十五公里，从我家到商店的距离不到1公里。我和我的大多数邻居不一样，我不开车，我比他们笨得多，我考了四次驾照都没通过。我说，我还是走路好了，反正除了打扫屋子、擦擦地板外也没别的事。这个地方规划得有如天堂乐园，我说，能够在天堂散步，多棒啊。他们都相信了。

鲍伯和我住在夜莺路十九号，它是特别挑选的伊甸园内最好的地段。屋子很新，我们是它的第一代住户，在里面说话不会有回音。鲍伯和我有两间浴室，还有彩绘图案的花窗，我们耐心地等待树木长大，而很快地，我们就能够享有一些隐私。

伊甸园是个友善的地方，我的邻居们和我经常为彼此举办派对，我们聚在一起讨论事情，但不交换意见；我们交换情报，但不交换理论；我们靠与众不同的思维来安定自己，太通俗的思维会使人心生畏惧；太执著于回顾过去就没有现在，太过于仰望将来你会发现一成不变，而现前又必须维持平衡。最近每家的餐桌都端上肋排，中式口味，超大分量，外加一叠纸巾和一碗潮指水，有种革新的味道，男人笑着点头赞许，女人怯生生地含笑把菜端上桌。

这是美好的生活，鲍伯这样告诉我。他最近比较少回家，所以不像过去那样常说这句话了。

玛丽·费雪爱我的丈夫吗？她也回报他的爱吗？她会凝视着他的眼睛，诉说无言的爱语吗？我去过她家一次，还在地毯上摔了一跤——那是一张价值两千五百四十美元的纯开司米羊毛地毯——当时我正走向她。我的身高六英尺二英寸，对一个男人来说这种身高刚好，但对一个女人来说就不是了。玛丽·费雪的皮肤白皙，但我的皮肤黝黑，而且我的下巴突出，这是黑皮肤女人常有的现象。我的眼窝深陷，外加一个鹰钩鼻。我的肩膀宽大瘦削，但我的臀部却肥而多肉，我的一双腿肌肉发达。我的手臂，可以这么说，比起我的身材又略嫌太短。我的个性和我的外表一点也不相称，你也许会觉得，在女人生命的福袋中，我算是福薄的一个。

我在地毯上摔跤时，玛丽·费雪得意地笑了，我看到她的眼

光飘向鲍伯，仿佛他们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幕。

“谈谈你的妻子。”爱过之后她会这样喃喃说道。

“笨手笨脚。”他会说，如果我运气好，他也许还会加一句：“长得不美，但心地善良。”是的，假如他要为自己找借口来否定我，我想他会这样说。你不能指望男人对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好妻子忠实——这种形象无法挑起强烈的情欲冲动。

他有没有可能在罪恶感与狂喜的双重矛盾下，接着说“她的下巴长了四颗痣，其中三颗还长毛”？我想会，谁能在爱过之后躺在床上不打情骂俏、嬉笑怒骂地评定生命的价值？

但我确信有时鲍伯会以身为丈夫的立场说：“我爱她。我爱她，但我和她彼此不相爱，不像我们俩这样相爱，你明白吗？”玛丽·费雪听了这句话后会点头，十分明白。

我知道生命像什么，我知道人像什么。我知道我们都会找理由来自我欺骗，同时又满怀希望，何况是一对奸夫淫妇？我有的是时间去思考这件事，当饭菜做好时，还有屋子里安静下来时，生命一点一滴消逝，你无事可做，只能猜想鲍伯和玛丽·费雪此刻是否在一起。此刻——时间是多么奇怪的东西！我想了又想，我扮演每一个角色，有时他，有时她，我感觉我是他们俩的一部分，而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女人。然后鲍伯打电话来说他不回家了，接着孩子们放学，一种奇怪又熟悉的寂寥笼罩着屋子，像一张会消音的白色厚毛毯覆盖在我们的生命上，连猫捉老鼠的咆哮与哀鸣似乎都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。

鲍伯是个英俊的男人，我命好嫁给他，邻居常这么说：“你命真好，能嫁给鲍伯这样的人。”然后他们的眼神又会接着暗示：“难怪他常常不在家。”鲍伯身高五英尺十英寸，比我矮四英寸，比玛丽·费雪高六英寸。她的脚穿三号鞋，去年一年她就花了一千两百元又五毛在鞋子上。鲍伯和我在床上时都一个模样，他没有性无能的问题，但他都闭着眼睛。我只知道他和她上床时也闭着眼睛，但我不怎么相信，在我的想象中他不是这样。

我的看法是，“伊甸园”上上下下的其他女人比我更会对她们自己说谎，她们的丈夫也经常不在家，如果她们不说谎，又如何去面对她们的生命，如何维持她们的自尊？当然，有时连谎言也无法保护她们，常常有人被发现在车库上吊，或因服药过量，尸体冰冷地躺在她们当初结婚的新床上。爱谋杀了她们，用它自己致命的痛苦，连撕带咬，凶残地、恶意地谋杀她们。

而存活下来的却是——尤其是——那些长得丑的女人，那些全世界都怜悯的女人？这些狗，他们是这样称呼我们的。我告诉你，她们所过的日子和我是一样的，壮着胆子面对事实真相，硬起头皮对抗长久以来的屈辱，直到和鳄鱼皮一样坚韧冰冷，然后静待岁月使一切划归平等，成为好老女人。

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她以我为耻，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。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。“你长得像你父亲。”她说。当然，那时候她已经再婚了。她很早便离开了我父亲，她鄙视他。我的两个同母异父妹妹都长得像她，细皮嫩肉，纤细标致。我喜欢她

们，她们很懂得施展魅力，甚至会对我施展魅力。“丑小鸭，”有一次我的母亲几乎哭着对我说，摸着我刚硬的头发，“我们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你会长成什么模样？”我想，如果能够的话，她也许会爱我，但丑陋与不协调都让她反感，她没办法。她常说她不是特别针对我。但我知道她的思考模式，我明白她的意思。有时我想，我的神经末梢天生就长在皮肤外面而不是皮肤底下，它们会震颤，会噎噎作响。我在忙着补缀它们时渐渐变得迟钝而残酷，却不明白为什么。

你也可以看出，我永远无法——甚至为了我的母亲——学会含笑静静坐着不动。我的脑子像不按牌理出牌的猛烈敲击的琴键，急躁地弹着荒腔走板的音调，一刻也不能安静。她为我取名露丝，我想是为了要遗忘我的缘故，即便我刚出生不久。那是个短促、随便打发的令人伤心的名字。我的两个同母异父妹妹则分别取名为乔丝玲和米兰姐，她们都嫁得很好，后来都销声匿迹了，无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浸浴在世人钦羡的幸福中。